

北归记

宗璞 著

【旧梦残】八年寒暑，一夜夜旧梦难成。暮地至一声归去，心犹
忽忽见旧时园亭。把河山还我，光灿灿抱云离，与碧碧像日星。
却不料旧梦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别食相思烟。斩不断，理不清，
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又几经水浑火热，绕数番陷入深井。
奈何桥上犹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野葫芦引》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旧梦残 八年寒暑，一夜夜旧梦难成。暮地至一声归去，心
忽忽见旧时园亭。把河山还我，光灿灿抱云离，与碧碧像日星。
却不料旧梦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别食相思烟。斩不断，理不清，
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又几经水浑火热，绕数番陷入深井。
奈何桥上犹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野葫芦引》第四卷

北归记

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葫芦引. 第四卷, 北归记/宗璞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4575-1

I. ①野… II. ①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7011 号

策划编辑 杨 柳
责任编辑 刘 稚
责任印制 任 玮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4
版 数 1—10000
版 次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575-1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卜夢殘〕八年寒暑，夜：歸夢難成。夢地里一聲歸去，心
驚！怎忍見旧時園亭。把何山還我，光燦：拖云霞，索昂
昂傲日星。却不料伯勞飛燕，冬西去，又添了刻骨相思痛。
朝不斷，理不清，解不開，磨不平，恨今生！又几經水
火劫，幾數番陷入深阱。奈何橋上橫冤孽，一件：等，一
搭：迎。

作者手迹

序 曲

【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

【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箏。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春城会】到此暂驻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招魂云匾】纷争里渐现奇形。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强敌压境失边城！五彩笔换了回日戈，壮也书生！把招魂两字写天庭。孤魂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明月芦花无影踪。莽天涯何处是归程？

【归梦残】八年寒暑，夜夜归梦难成。蓦地里一声归去，心惊！怎忍见旧时园亭。把河山还我，光灿灿拖云霞，气昂昂傲日星。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斩不断，理不清，解不开，磨不平，恨今生！又几经水深火热，绕数番陷人深井。奈何桥上积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红日东升。实指望春暖晴空，乐融融。又怎知是真？是幻？是辱？是荣？是热？是冷？是吉？是凶？难收纵，自品评——且不说葫芦里迷踪，原都是梦里阴晴。

主要人物

孟樾(弗之)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碧初 弗之妻

孟灵己(媚) 弗之次女

孟合己(合子) 弗之子

孟离己(峨) 弗之长女

吕绛初 碧初姊

澹台勉(子勤) 绛初丈夫

澹台玗(玗子) 绛初女

卫葑 弗之外甥、玗子丈夫

阿难(卫凌难) 卫葑子

严颖书 绛、碧外甥

严慧书 颖书妹

赵莲秀 绛、碧继母

凌京尧 卫葑亡妻雪妍父

岳衡芬 凌京尧妻

殷大士 玗子弟玮恋人

麦保罗 美国外交官、玗子旧友

秦巽衡 明仑大学校长

谢方立 秦巽衡妻

庄卣辰 明仑大学物理系教授

玳拉 庄卣辰妻

庄无因 庄卣辰子、媚未婚夫

庄无采 庄卣辰女

李之薇 颖书未婚妻
李 涟 之薇父、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士珍 李涟妻
李之荃 李涟子
萧激(子蔚) 明仑大学生物系教授
郑惠杭 萧子蔚妻
郑惠粉 郑惠杭妹
钱明经 郑惠粉前夫、明仑大学数学系教授
梁明时 明仑大学数学系教授
刘仰泽 明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吴家馨 明仑大学工作人员
吴家毅 吴家馨兄
徐 还 明仑大学航空系教授
周燕殊 徐还女、合子女友
晏不来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师
冷若安 明仑大学中文系教师
柯慎危 明仑大学数学系教授
邵 为 明仑大学数学系教师
厉 康 明仑大学数学系教授
袁令信 明仑大学物理系教授
依 蓝 袁令信妻
尤甲仁 明仑大学教授
姚秋尔 尤甲仁妻
季雅娴、陆良尧、朱伟智、乔杰
明仑大学学生

目 录

序 曲	(1)
第 一 章	(1)
北平,我心中的城	(45)
第 二 章	(48)
第 三 章	(98)
一封发出而没有到达的信	(146)
第 四 章	(152)
第 五 章	(197)
永远的结	(222)
第 六 章	(224)
第 七 章	(252)
间 曲	(277)
后 记	(279)
终 曲	(281)
全书后记	(283)

第一章

嘉陵江浩荡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浊浪卷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下，在这里汇入万里长江，载着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穿山越岭，昼夜不息，奔向大海。太阳正在下山，映红了远处的江面。沿着江岸搭起的凌乱的棚户，在远山、江水和斜阳的图景中，有几分不和谐，却给雄壮的景色添了几分苍凉。棚户里有人出出进进，岸边小路上有推车的、挑担的慢慢移动，好像江水也载着他们。

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歌声，随着江波欢腾地起伏。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歌曲的最后一句旋律高亢，直入云天。

孟灵己、孟合己姊弟与庄无因、庄无采兄妹在江岸上走着。无采已长得很高，几乎超过了合子，西方少女的俏丽和中国少女

的文静混合在一起，显得不同一般。在这些里崐是最矮的，纤细的身材显得轻盈、窈窕。

“听见什么？”崐问。

“《嘉陵江上》。”无因答。

他们确实都听见了，听见了那不知哪里飘来的歌声，中国人的歌声。

“我必须回去！”合子低声唱起来，无因和崐也加进来：“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四个好朋友互相望着，又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四个人都觉得胸中有一团东西，是胜利的欢乐？是理想的光亮？想哭，可是却笑起来。他们就要回家去了，把打胜仗的刀枪放在自己生长的地方。

酷热的天气使得四个年轻人的脸都红扑扑的。崐和无采各打着一把小阳伞，两人的鬓边都缀满细微的汗珠，崐的睫毛上还挂一滴较大的，亮晶晶的。无因笑了，递了一方手帕给崐，示意她擦去。

崐一笑，擦去了汗，说：“好热。”

“真的，这里天气真奇怪，”无采说，“还是昆明好。”

他们在重庆等候回北平的交通工具，已经快二十天了，说是要有飞机运送大学的先生们，又说是安排了船，可是都没有消息。

庄无因很着急，他要到美国去入研究院，早回北平可以多待几天，看一看阔别九年的家园。急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北平，是这些游子的共同心愿。崐是最善感最会思乡的，这时却不很急切。她与合子虽想早点回家，又觉得重庆尽管这样热，也很好玩，房屋依山而建，高高低低，看起来很诡异。在这里多停几天也无妨。

四个人目送远去的江水，在江岸上站了一会儿，转身向市内

走去。他们上了许多台阶，下了许多台阶，又上了许多台阶，穿街过巷，慢慢走着。

国民政府已经于四月底还都南京，重庆萧条了一些，但还显然带着胜利的喜悦。一辆黄包车从高坡上飞驰而下，拉车人充满豪情地大叫：“让开！让开哟！”仔细看时，四个人都倒吸一口凉气，那拉车人脚不点地，身子挂在车把上，让车自然滑落。

“好惊险！”合子说。

崙说：“我忽然想起从前一件惊险的事，你们猜猜是什么？”

无因微笑道：“我也想到了。”

“那你说说看。”崙说。

合子抢着说道：“我来说，是那次去找龙王庙。”

“有人要打我们。”无采接道。

“无因哥用英文发表讲话，把他们吓跑了。”崙说，忍不住笑。

“我告诉你们了，我是背诵爱因斯坦的一段演讲。”无因说。

“我现在也会背了。”合子说。

四人说着笑着又走了一段。崙忽然说：“我们到底没有走到龙王庙。”无因望着她，若有所思，崙也望着他。“我们也没有走到阳宗海。”俩人心里闪过同一个念头，却没有说出来。

他们经过一条街，两边有几间杂货铺，收音机里传来川戏的唱段。川戏的唱腔很高，好像天气更热了。

“这声音真奇怪。”无采说。

“那是四川戏，懂吗？”无因告诉妹妹，“四川戏的唱腔很奔放，词句倒是很文雅的。”

无采问：“你什么时候听过四川戏啊？”

无因一愣，笑道：“我也是听说。”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上午李之薇拿了两张请柬给我们，要举行跳舞会。”

“这几天弦子正在说跳舞会的事。”崙说，“不过，这跟之薇

有什么关系？哦，当然是慧书托她转交的。”

四人穿行在川剧的高音中。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大学同仁的临时宿舍。这里很简陋，原来是一所小学。小学正放暑假，便做了大学的临时宿舍。从这里到嵎、合的住处还有一段路，因为天太热，无因建议进去稍事休息。嵎、合子随父亲孟樾来过几次，这时见从大门口搭着竹排通过院子，像一座浮桥，便问为什么。无因解释说，这是因为前几天下大雨，院内积水太多不能行走，才搭起了竹排，现在下面还有积水。

他们走进大门，见之薇正和一位先生说话。那位先生身材不高，面色微黑，上唇留着一小撮胡子，时称“人丹胡子”，这正是之薇的老师，社会学系的教授刘仰泽。他正在对之薇说：“今年元旦中国民主同盟提出的意见很对，很能代表知识分子。要政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新闻检查，尊重集会言论自由。”

说话间，他看见进来的几个年轻人，认得是孟家的孩子，心中似有不快，停下讲话，没头没脑地对嵎说：“你们住的地方没有发水吧？”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嵎说：“我们刚刚听见刘先生讲话，我觉得很对，这几个问题很重要。”

刘仰泽本来转身要走，听见嵎这么说，“嗯”了一声，面色温和了些，自走开了。

几个人望着之薇，见她两条辫子照例一条在肩前，一条在背后，手里拿着一个小锅，人显得有些憔悴。

之薇说：“这位刘老师对当局不满，火气很大，其实和你们没有关系。”

嵎说：“现在火气大的人很多。”

无因道：“天气太热。”

之薇又说：“你们逛什么？到我家坐坐吗？”

媚早已去过李家住处，狭窄、拥挤、潮湿是这临时宿舍的特点。她指指无因，说：“现在上他们家去。”

“我去买馄饨，改天来找你。”之薇说完，端着锅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对媚说，“明天的跳舞会你去吗？”

媚道：“慧书送来请帖了？我要去的，你也去吧。”

之薇微笑，说：“我不想去，那些人我不熟。”说着自去了。

四人沿着窄而陡的台阶向上行，合子随口问：“为什么是慧姐姐送请帖给李之薇？”

“她们是未来的姑嫂关系，明白吗？”媚说。

合子想了一下，点点头。

他们到了这座院子的最高处，三间小房倒比较干爽。庄家住了两间，梁明时住着另一间。

他们进了庄家，庄太太玳拉在整理一只箱子。庄先生在看一张大地图，研究重庆市的街道。

他见了媚便问：“有希望吗？”

媚说：“不知道。”

庄先生便又去看地图。他总是在研究什么。

无因给他们倒水喝，说：“天太热了，这点路其实不算什么。我们是有走路功底的。”

大家喝水。合子咕咚咕咚喝完一杯，说：“走回北平去，我也行！”

庄先生笑道：“你说得很对，你们这样小的年纪就要讨论这样大的问题，让人很难过。我记得你要学造飞机，没有变吗？”

“是的，我一直这样想，没有变，不会变。”合子大声回答。

“赶快造一架大飞机，送我们回北平。”无采笑说。

庄太太玳拉问媚：“母亲身体可好些？”碧初到重庆后一直在生病。

媚答：“一天轻，一天重，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玳拉说：“还是太热的缘故。”

过了一会儿，庄先生忽然想起似的，对无因说：“刚刚重庆市中学物理教师有个什么学会来邀我作一次演讲，也要请你讲一次。”

无因走到父亲身边，说：“我？我讲什么？”

“你在澄江已经教过半年课了，又有新发表的论文，他们都知道的。”

无因转过脸去，和嵎相视一笑，又对父亲说：“我愿意去。”

庄先生道：“好，这样讲讲对自己也是提高。”

无因总是略带忧虑的神色，和嵎在一起时，便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拂去他眉宇间的沉郁，换上几分明快。庄先生觉得很安慰，和玳拉也相视一笑。

嵎说：“庄伯伯，有人请你做时事报告吗？我也想听呢。”

庄伯辰说：“让你说着了，中央大学学生会想让我讲一讲当前的形势。我不会讲的，内战有什么好讲的？打来打去，受损害的还是中国自己。可怜的中国。”他叹息了一声。

玳拉说：“是啊，不都是中国人嘛，自己打自己，天下有这样奇怪的事！”

自去年胜利以来，国共两军时有小接触，到现在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战事了。不是你进攻我，就是我进攻你，国人无不忧心。

大家又说了些话，嵎要去看梁先生，伯辰道：“你们先去。他的左腿伤得很重，今天才得到X光片的结果，腿骨裂伤。”

嵎与无因走向隔壁，合子说：“我去找之荃。”噤噤跑下楼去。到楼梯中间，几乎滑了一跤。好在他身手敏捷，一把抓住了旁边的柱子。合子心想，难怪梁先生要摔跤。

梁明时正坐着，把缠着绷带的左腿平放在凳上。见无因和嵎走进来，抬了抬右手。前几天因为路滑，他的左臂又不便，上

台阶时摔了一跤,当时只以为伤了皮肉。

这时,卣辰也进来了,明时让座,无因给梁先生倒了水。

卣辰说:“还是照了片子才可以弄清楚。”

明时说:“好在没有骨折,只是骨裂,等它慢慢恢复吧。这两天多亏无因和无采照顾了。我这回,不但左臂有问题,左腿也有问题了,真正的左倾啊!”

卣辰说:“昨天晚报上有文章,说到你的腿伤,说国府简直是虐待学者。”

明时说:“我自己摔的跤,怎么赖到国府?胜利刚一年,复员多么不容易。”

大家随便谈了一阵。崑说该回家了,起身告辞。

无因说:“我送你。”就和崑一起下楼。

无采站在门口招招手,说:“我不送你。”

到大门口,见合子和之荃正在那里,他们商量次日要去跳伞。昆明没有这种运动。

之荃跟着崑、合走了一段,说:“这么热。”自回去了。

还是高高低低的路,他们又上了许多台阶,来到吕绛初家。这条街叫做十三尺坡,可见其高。澹台勉夫妇去年回国后一直住在这里。房子很普通,却还舒适。

这里的天地不同了,二层小楼前有一个天井,虽然只是“井”,却有些花木,还有一棵树,树有楼高,枝繁叶茂,很是好看。澹台一家觉得总是要走的,谁也没有兴趣去弄清这是一棵什么树。孟家人从昆明来等飞机,子勤和绛初邀他们来往。他们来后倒是打听了这树的品种,终归没有定论,也就算了。

胜利后国府还都,许多机构迁回南京,澹台一家也要搬迁,正在收拾东西。廊上两个大木箱已经各装了半箱书,是预备运走的。无因没有进去,拍拍合子的肩,望了崑一眼,自去了。

楼上的窗开着,有人拉开白纱帘,探出头来,那是弦子。时

间在她的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依旧是粉面樱唇。

弦子掠着漆黑的鬓发，笑吟吟地问：“你们往哪里去了？三姨妈正找你们呢。”

媚与合子连忙上楼，先往碧初房中报到。碧初来渝后一直发烧，医生查不出原因，只好说是天太热所致。

这时绛初正在这里，她坐在床边，碧初靠在床上。姊妹俩正做闺中闲谈，议论亲戚的家事。这时她们最关心的是北平的情况。半年以前，凌京尧因汉奸罪被捕入狱，大家很快都知道了。子勤曾去北平视察华北电力，因公事繁忙，又不愿有更多的牵扯，只去看望了赵莲秀，别处都未走动。知道赵莲秀就要暂时离开香粟斜街，去陪岳蕙芬居住。

这时姊妹俩说起这事，碧初说：“婶儿是个善心人，凌太太正需要人照顾。”

两人为凌家叹息了一阵，话题转到自己最重要的家事，那就是弦子和峨的婚姻。

光阴如箭，弦子已经二十八岁，峨也二十七岁了。峨的事情有些古怪，因为峨的心是关闭的，姊妹俩每次谈及都不能深入，也就撂开了。而弦子至今也没有一个说得上是朋友的人，甚至没有可以谈论一下、稍作考虑的人，让人奇怪。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漂亮活泼的，在寻找知心人这一方面往往落后。

绛初先是埋怨怎么出现了一个麦保罗，又数落了一阵包括朱什么清在内的各个偶然的提名人。然后话题转到卫葑，卫葑的存在实在是很难堪的。

绛初叹道：“照管阿难我不责怪，战争期间谁都该管一管。只知道卫葑一去没有音讯，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倒放心，可也要替别人想想呀！”她心里认为阿难影响了弦子，只是不好明说出来。

碧初说：“我有一句话一直没有说，我觉得卫葑总有一天会